

百年回忆容子自传（九）

载。“简报”手抄字迹清楚，这是组员奕廉兄的劳苦功高，他一笔一划毫不含糊的抄写在腊纸上，不辞劳苦，特别是“简报”临出版，稿件一下子堆积涌来，他得连夜赶抄，负责精神真了不起！也许吧，每位组员各司其职，合而为一，准确无误，完成工作。因此“简报”每期出版之后，组长总是来个轻松节目，组员都不擅长唱歌，只得迫唯一的女组员杨群英唱，她一边唱其他组员就轻拍巴掌或桌子附和，有个别组员吹口琴伴唱，欢乐气氛洋溢在小小会议室里，也吸引不少“组外”朋友，他们起初是在窗口探望，后来就索性跑进来一同唱歌。

（三） 一群热血追梦狂 月刊出版尽欢颜

“学习小组”的轻松节目，还有是组长讲故事。起初我奇怪，为什么大家一听到组长讲故事，竟是如此高兴雀跃呢？后来我听着听着也入了神。这次组长讲的是三国周瑜和小乔的爱情故事。组长讲到高潮忽然转了个弯，问大家：“乔家两千金，美若天仙，是什么原因有什么秘诀吗？”

组长见大伙不出声，接着说道：“据说在乔公故宅的后院有一口古井，水清且深。相传二乔姐妹常在此梳妆打扮，每次妆罢，她俩便将残脂剩粉丢弃井中，长年累月，井水泛起了胭脂色，水味也有胭脂香了。”

一组员问：“二乔婚后生活如何？”

组长胸有成竹回答：“大乔的命是很苦的。孙策娶大乔的那年是二十四岁，可惜天妒良缘，两年后正当曹操与袁绍大战官渡，孙策正准备暗袭许昌以迎汉献帝，从曹操手中接过“挟天子以令诸侯”的权柄时，孙策被许贡的家客所刺杀，死时年仅二十六岁。大乔和孙策仅过了两年的夫妻生活。当时，大乔充其量十出头，青春守寡，身边只有襁褓中的儿子孙绍，真的很凄凉！小乔的处境比姐姐好一些，小乔和

瑜情深恩爱，生活在一起，随军东征西战，并参加过历史上著名的赤壁之战。可惜年寿不永，周瑜在准备攻取益州时病死于巴丘，年仅三十六岁。这时，小乔也不过三十岁左右，乍失佳偶，其悲苦也可以想见。美人命薄啊！小乔生活寂寞，病逝江南，终年四十七岁，一说其为周瑜守墓十四载，是否准确不必去管它，让历史专家去头痛。”短暂笑声过后我们还是为二乔得不到善终而叹息，而感慨系之！

值得一提，这也是我们“学习小组”认为很光荣的事：1951年，《泗水华侨青年社团联合会》为纪念中国五四青年节，举行征文比赛。我们“学习小组”为热烈响应《青联》这一号召，鼓励组员积极参与，并要求组员先把应征作品交“学习小组”讨论修改。正是这个集体学习，集体创作，揭晓时我们“学习小组”组员寄出的作品，包办前三名。获得第一名红麻（容启正）、第二名学耕（王奕廉）、第三名蒋福才。记得我得奖的作品题目是“团结在‘泗水青联’周围”，是议论文；得第二奖的也是议论文；得第三奖的则是一首五十多行（前苏联）马雅可夫斯基楼梯体诗歌。其实我们的得奖，最大荣誉应归于“学习小组”组长李文熊（玉冰），是他给每篇应征作品精心细琢，是他抛弃了私念而让我们青春闪光，也正因为这样，他得到“学习小组”唯一的女组员杨群英的爱慕，有情人终成眷属。

1953年10月1日，泗水《星火月刊》创刊。这是新群社“学习小组——简报编辑部”原班人马创办起来的。初生牛犊不怕虎，不知天高地厚，这就是我们当时的写照。起初是这样：在一次“简报”编辑工作会议上，由于外来稿子多，“简报”大小只16开，36面，篇幅不够容纳，好几期都遇到这种情况，退稿不好意思也不行，于是来稿越积越多怎么办？当时不知哪一位说了一句，现在简报稿子这么多，敢不敢公开出杂志？也许就是这句话极具诱惑性的话，像一把

火在我们每个组员心中燃烧起来，磨刀霍霍要大干一番。组长见大伙情绪这么高涨，既不扇火也不灭火，宣布说这是件大事，需要仔细考虑，如：公开出售的刊物，需要准字，需要社址，需要广告，需要和印刷馆打交道等等。在编辑部方面，对内需要主编，需要分栏责编和责任校对，对外组稿催稿和营销，工作量都不轻。希望大家回去多想想，一旦决定，就不能半途而废。

对出版月刊这件事勤力兄最为积极，上门游说不在话下，他到我的店坐下就说：“你的店东西太少，我介绍可以赊账的批发商。”接着他又自圆其说：“空闲点也好，可以多花点时间搞出版。”看得出勤力兄对出版月刊很有信心，他说认识很多老师，这是一个有力支撑点，可以向他们组稿，也可以托他们推销。社址嘛只要到邮局办理一个邮箱就可以了。好像他正为《星火月刊》明媒正娶，择日成婚了。

另外一个组员傅国民兄对此事也赞成有加，他的家原在爪哇越镇，到泗水投奔姐夫，在泗水居民区开一片柴米油盐杂货店，早上忙碌一阵，到中午就空闲下来，这段时间就是他的创作时间。他读书不多，当过代课老师，他小说、散文、诗歌都喜欢写，并且着手写长篇，主要人物均来自新群社和双十剧社一群青年人。

（1966年遣侨时回中国大陆，巧逢正好猛吹作家带徒弟之风，他就以其长篇作为敲门砖，广东作家协会介绍他拜著名作家秦兆阳为师。及后秦被诬成右派，他进福建侨乡报当记者，走遍福建穷乡僻壤，探侨情，写报导，这是他最为活跃的一段青春。按：秦兆阳（1916-1994）湖北黄冈人。历任《人民文学》小说组长，《文艺报》执行编委，《人民文学》副主编，广西文联专职创作员，人民文学出版社副总编辑兼《当代》主编。2016年是秦兆阳诞辰100年，回看他的一生，不仅看到他们那一代人从文从艺的道路坎坷崎岖，而且重新认识到他们真实纯洁的灵魂。）

在得到外来的赞同和时代的召唤不断冲击，我们不再仅仅高谈阔论，而是动真格地把《星火月刊》的筹备工作紧张进行。而我却感到迷惘，这是否是真的？我们这一群毫无学历可言的鲁莽小伙子行吗？我竟然也是一员战将，真的？行吗？似在梦中又不是梦，我既兴奋又相当恐慌，好几个晚上都被这些突如其来的事情，搞得头脑紊乱而睡不着觉，有时还做恶梦，为写不出文章而着急，越着急连一个字也写不出，惊醒！

1953年9月27日，我们借泗水《中华商会》礼堂，为《星火月刊》创刊举行发布会，出席的有东爪哇情报局长慕利耶蒂先生、三大华文报记者，即泗水《大公商报》、耶加达《生活报》和《新报》，泗水爱国侨团代表以及文友，还得到泗水《服务中学》惠借桌椅，泗水《中华侨团联合会》及各爱国侨团学校、商号、文化界人士送来鲜花或登报祝贺，场面极为感人。《中华商会》礼堂富丽堂皇，桌上摆着鲜花，进口处摆着一列祝贺花牌，不亚于办一场婚礼。真的，我们连做梦也想不到，青年社团的一群浑小子竟然得到社会如此厚爱，连《侨联》这样大的机构也给我们掌声和鼓励，后来刊物只出版两年，回国浪潮掀起，多位组员回

国，以致中途停顿，想想真是汗颜。

1953年——1955年，《星火月刊》只出版两年，虽然短暂却很有意义，虽然肤浅，却给了我们一群人历练机会，给泗水文坛增添了一闪火花。记得创刊号的封面是由多才多艺黄东平先生木刻设计：一团火象征着印华文学旺盛的生命力。一位文坛前辈署名东方写来“衷心的祝贺”文章，其一开头就这样写道：泗水的一群青年朋友，创办了《星火月刊》，在目前泗水出版界正处在相当寂沉的当儿，《星火》的诞生是值得大家欣喜的。它将是泗水出版界的一支生力军，是广大华侨青年福音，我们衷心祝贺它的壮大成长。

记得我们在“创刊

的话”里，这样写道：“我们这个刊物命名为《星火》，是表示印华文化事业一定会一代接着一代地薪火传承，我们永远会像星、火一样发挥着光和热……”我们的编辑重点是加强文艺批评栏目，不但帮忙新进作者的成长，也等于提高编辑同仁的审稿水平。在组稿中，我以脚的笔名写了题为“试评‘辛勤的园丁’”，我写道：“由于《星火》的创刊，使我太兴奋了，凑巧我刚看完了‘辛勤的园丁’这短篇小说，于是就写了读后感，一则是作为自己的学习，二则就算算是给《星火月刊》创刊的一份献礼。”

《星火》第一期第一炮打得很响，第二期立刻有了反应——

有纤维写的“‘一张布告’读后感”；

方实写的“对展开文艺批评的一点意见”；

及后逐期地，又发表了一里写的“我们怎样进行批评与自我批评”；

扫帚写的“亦算是文艺习评”；

李胜英写的“谈消灭错别字及乱套成语”；

沙英写的“‘四小姐’读后”；

啤仔写的“关于‘四小姐’——人物转变时的矛盾”；

黄裕荣写的“由错别字，乱套成语说起”，和“标题不恰当——对‘阿娟出嫁了’的意见”等。

特别是黄裕荣后面一篇批评文字，他针对笔者当时发表的一篇散文提出了意见，意见中肯诚恳，我立即回信表示感谢，完全同意他的看法。我当时也是刊物编委之一，却丝毫没有丢面的感觉。我想，倘若可能的话，把这些在《星火》发表过的文艺评文收集出版，对初学写作的人来说，会是一本很有参考价值的书。

1954年6月1日儿童节，刊物也非常重视这一节日。我们不但在“每月谈”里写了题为“爱护儿童”纪念文章，还事前派编委到各个华校去组稿，并向各校老师说明，纪念文章要孩子们自己执笔写的，要真实，老师只改错别字等等。因篇幅有限，